

回 归

洪 鸿

在京都漂泊20余年，一直在传媒江湖打拼天下，其间历尽千辛万苦，也享受过无尽快乐。做调查，深人民间，为百姓讨公道；上“两会”，为稻粱谋，阅尽无数风流人物。如今，进入全民写作时代，新媒体、自媒体无孔不入，且传播速度可用秒时计算，记者职业已不再神圣，且受诸多局限，写什么不写什么，均受制于所供职的新闻机构，加之自己已过天命之年，似乎不再适合浪迹于江湖之上，渐生退隐之意。

20年前，我立志从事文学创作，总想将来也能像高尔基那样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，几年下来，虽无大成，却也偶有所获。原本以为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白头。没曾想，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80年代的文学狂热渐趋退潮，经济大潮汹涌而来，文学只能自娱自乐而不能养家糊口，我为生存计，不得不放弃理想，挤入传媒江湖。那时的传媒江湖非同小可，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，逢官大三级，走到哪儿都受人尊敬有加。各地接待中央媒体记者不亚于接待钦差大臣，更有甚者，传说某某作家改行曾在海南一家经济报做记者，一年能挣几十万元，一时心动不已，遂从家乡辞职成为北漂族。

记得那是在1993年的5月份，我与家乡一文友一同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城，开始了媒体记者生涯。刚来北京，并没有哪家媒体要招聘记者，那时的人才市场还比较封闭，没有现在这么开放。尤其是媒体这样的单位，都属于正儿八经的事业单位，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吃财政饭的，一外地人要想跻身国家级媒体，比登天还难。好在来之前，家乡那位文友就与一家丛书编辑部取得联系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暂时栖身于此，一边编丛书，一边等待时机。然编丛书还是没有脱离文学味儿，而且这种打工性质的编辑工作也挣不了多少银两，与自己当初来北京的愿望相距甚远，干了一段时间，便不想再干了。那位家乡文友也有此意，遂辞去工作，他南下广州另谋出路。而我却打道回府。其时正逢家乡单位调动，兄长也打电话叫我立马回老家上班，说单位调动的事搞好了。那时我就想，当记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还是先在家练练功夫再说。于是，一边在家乡上班，一边继续关注北京方面的信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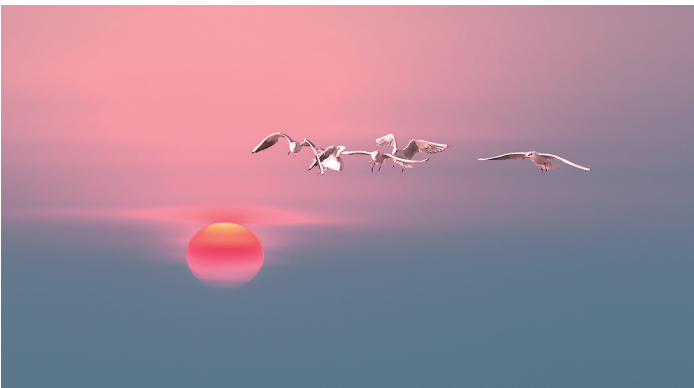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1997年6月份，我在家乡与几位文友一起创办的《龙山文学报》因经费难以为

继，不得不停办，便再生到京城发展之意。其时京城的人才市场也有所松动，大批的外地精英人物开始齐聚北京，我虽算不上什么精英，但雄心仍不减当年。于是，再次打理行装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京求职之路。好在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文字工作，在主编《龙山文学报》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。到北京后，我经过严格考试，最终被一家国字头报社招聘为编辑、记者。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，我终于在京都的新闻界站稳了脚跟。这期间，我以一个新闻人的敏感，采写了大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新闻纪实稿件。记得在2000年的3月份，河南省固始县曾有三千农民联名反映，当地村干部和地方政府领导相互勾结，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。我跟其他几位同行在深入农民家庭实地采访后，得到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，写成新闻纪实稿《3000农民在呼唤》，在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发表后，引起

这些年，当初的一些纯文学刊物在经济大潮来临之后，并没有被冲垮，而是一直在坚守着阵地。于是，我那颗始终未泯灭的文学心又开始蠢蠢欲动。回归文学，也是我向往已久的，只是一时未能找到好机会。

2017年年初，我跟一位在媒体工作的同行闲聊，谈起我当年报考鲁迅文学院因经济原因未能如愿的经历，他在感慨之余告诉我，他一年前也参加了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习，对文学创作很有帮助。他告诉我，现在鲁迅文学院的高研班并不是向社会公开招生，而是由各省级作协和行业作协等单位推荐，由中宣部拔专款免费学习。我在感叹世事沧桑、变化无穷的同时，心中那团希望之火“嘭”地一下子又燃烧了起来，再到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愿望也变得日益强烈……

2017年9月7日，是我到鲁迅文学院报到的日子。我



速归 张成林 摄

社会强烈反响并受到中央高层领导关注，《法制文萃报》在头版头条予以转载；《今日东方》杂志在转载此文时，还加了编者按，并邀请有关专家予以评说；有位女青年在北京某企业打工，公司无故拖欠其工资，接到投诉后，我到该公司进行调解，促使公司及时结清工资……

当然，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，我并没有放弃文学创作，心中那团火始终在燃烧着。我想，只要我坚守在北京，坚持文学创作，就一定还有机会圆心中的梦。

春夏秋冬，日月轮回。20年的沧桑岁月转瞬即逝。我的人生也从当年那个穷困潦倒的“北漂族”逐步迈进了小康生活，在北京买了房成了家。祖国大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。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国家对文化投入也在逐年增加。回想

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进鲁迅文学院的新校址，在教学楼大厅回形的廊壁上，铭刻着鲁迅、沈从文、巴金、矛盾、老舍、叶圣陶等等大师们的肖像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庄重、神圣。站在这些文学大师们的肖像下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在感慨、惊叹之余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……

我想，在二十年来的记者职业生涯中，我积累的那些写作素材，当初受限不能写成新闻的材料，也不会白白浪费，在离开记者这个行当后，我仍然可以用文学之笔发挥作用。这时我就想起一句名言：“有文学相伴的日子，才是最美好的生活。”

别来无恙

黄丹丹

我喜欢花，喜欢看自己亲手种植的花绽放。办公桌上的月季开了。在花店里，它们被称作玫瑰。玫瑰与月季的区别，我也是近年才分辨的。玫瑰的刺密而尖细，月季的刺稀疏扁平；玫瑰的叶子凹陷皱缩，无光泽，月季的叶子平展而有光泽；玫瑰的花瓣多开在一个平面，月季的花瓣不在一个平面；玫瑰的茎直立性差，月季的茎很挺拔。

我的月季，一盆玫红色与一盆香槟色的月季盛在一只藤筐里，缓慢地生长后，有了花蕾，开始绽放，默默吐露馨香。

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，世界如此丰富，令人看它不够。她说，你的办公室比花店里的花还要多。是，植物是我的亲人、密友、老师。这么多年与植物为伴，让我变得耐心、细心。同时，我也从植物身上学到很多。“植物比人有趣”，这是我几年前在《白英》里写过的话。现在我也不想推翻它，是的，对植物，越了解越觉得有趣，而对于人，恰恰相反。

我对一位同样闪婚的朋友说，闪婚是聪明的行为。不然，越了解越不想结婚。就像现在，我对M也有诸多不满，M也常说“你居然这样”。但即便如此，那些临时的不快，还是一笑了之，牵紧手继续走。变成了家人的人，即便了解到再多的无趣，他也是自己人，人会对自己无限宽容，包括对自己人。

同事问，玫瑰谁送的。呀，不是M，当然更不是别的异性。这是我从她手中接过来，继续养的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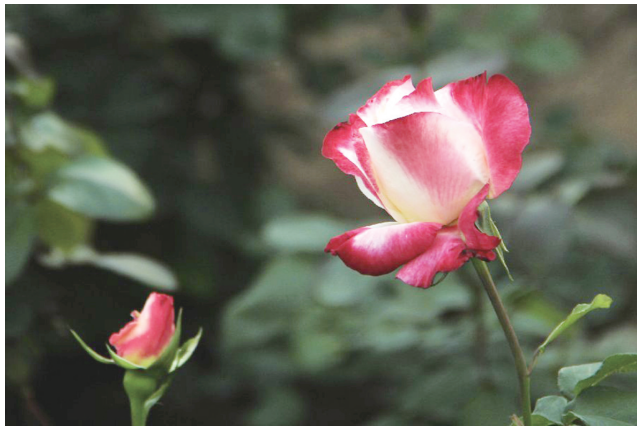
家里还有一盆花，许多年了，长得不好也不坏，一直不开花，因为是她送的，便一直养着。养着，等着，等待它开花。我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。等花开的过程漫长、无期，却因为有“花开”这个念想，而令等待的时光不空虚不苍白。人是靠念想把日子过踏实的。

因为月季的开放，我特意回了趟老城。老城的家已经易主，我那一院的花草也不知有何命运。不属于自己的事物，就放下对它们的想念与牵挂。索性，我去巷子里找那户种月季的人家。

巷子许多年都不曾改变，除了各家门口的杂物被清理了之外，小城申创文明县城以来，干净整洁了许多，包括老城隐藏颇深的小巷道。在铁皮茶叶盒、铁皮酒盒子与废弃的白糖瓷面盆里栽种了许多月季花的人家，住在小巷的尽头。我远远就看见那派姹紫嫣红，月季花开得还是那么好。我悄悄走近那些绽放着白的、黄的、红的月季花前，静静地端望了许久。

这里，是我多年前上下班必经之道。单位搬离老城四年多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与这些月季四年多未见了。不过，我们都别来无恙啊。

愿所有的重逢，都别来无恙。



资料图